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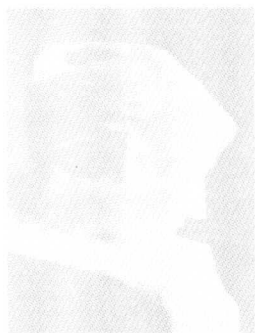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J305.565

1=2

2006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刘志侠 校注

罗丹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丹论/(奥)里尔克(Rilke, R. M.)著;梁宗岱译;刘志侠校注.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

ISBN 7-80109-813-7

I. 罗... II. ①里... ②梁... ③刘... III. ①罗丹, A. (1840~1917)—雕塑—美术批评②罗丹, A. (1840~1917)—绘画—美术批评 IV. ①J305.565②J2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723 号

罗丹论

(奥)里尔克著 梁宗岱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161 千字

印 张:7.2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出版说明

一、梁宗岱是著名的诗人、教授，创作广及诗词、中外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记。由于历史原因，他的作品长期尘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零散重印。本系列全面汇集梁氏的主要作品，以满足文学爱好者的不同需要，并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

二、本系列包括《梁宗岱选集》和五种单行本。单行本除《诗与真续编》外，全部采用旧本的书名，但通过合集或新增，大幅增加内容：

1.《梁宗岱选集》：综合文集，分为诗词、评论、译诗及译文四部分。

2.《诗与真》：文艺评论集，旧本《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合集。

3.《诗与真续编》：文艺评论集，汇集作者生前未及结集的评论，附录诗词集《晚祷》和《芦笛风》。

4.《一切的峰顶》：译诗集，收入旧本《一切的峰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节选）和法译《陶潜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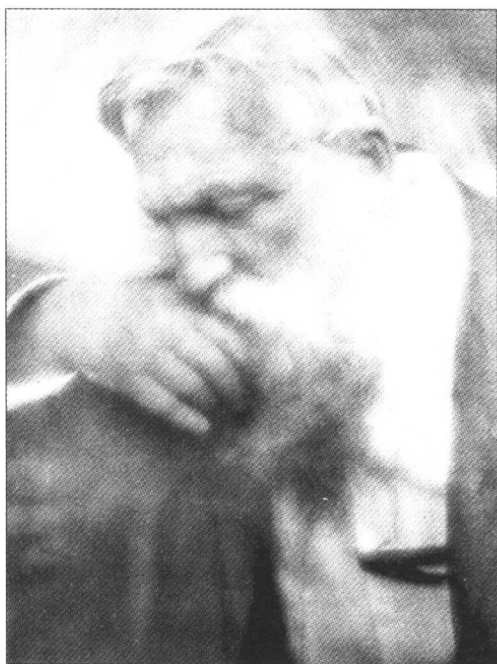
5.《蒙田试笔》：译文集，除《蒙田试笔》外，新增附录《蒙田书房格言》。

6.《罗丹论》:译文集,包括《罗丹论》和里尔克小说《听石头的人》,新增罗丹作品图录。

三、内文根据作者生前修订的版本重新校勘重排,集外作品悉照初刊,个别引文及译文曾参考中外文原著订正。

四、每集新增校注者引言,简要评述相关作品及介绍创作背景。

五、全新编写注解,补上外文专名及通行译名。分行和标点略有变通。异体字曾作规范处理,在不影响理解的原则下,保留个别词语以呈作者的写作风格及时代面貌。



罗丹(1904 年)

梁宗岱与里尔克的书缘

刘志侠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是奥地利作家,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第一位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是梁宗岱先生。

1931年3月,梁宗岱游学德国,读到徐志摩主编的新月社《诗刊》创刊号,在海德堡写下一篇铿锵有力的文章《论诗》,寄回《诗刊》发表。在探讨诗歌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引用了里尔克《勃列格底随笔》的一段话,鼓吹诗人不应脱离生活,“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接下来,笔锋转到新诗的音韵和节奏,忽然以括号插进一句题外话,再次提到里尔克:

……我恐怕我底国语靠不住,问诸冯至君(现在这里研究德国诗,是一个极诚恳极真挚的忠于艺术的同志,他现在正从事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他也和我同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对里尔克还很陌生,梁宗岱的举动异乎寻常,毫无疑问,他当时正在沉迷于里尔克的著作中,脑袋中充塞着这位玫瑰诗人的一切,以至笔下自然流露出来。

《论诗》以信柬体裁写成,收信人是《诗刊》主编徐志摩。如果我们知道里尔克是著名的书翰作家,就明白梁氏的选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里尔克酷爱写信,不停写信,新恋人、旧情人、朋友、妻子、作家、画家、出版商、读者,以至陌生人……坊间所见,他的书信集有十多二十种,数量与文学作品并驾齐驱。最为人所知的是上面提到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这是和一位正在军事学校读书的文艺青年通信的结晶,由收信人在1929年发表。另一本《论塞尚的信》(*Briefe über Cezanne*),被视为重要的艺术评论,是他在1907年参观巴黎塞尚画展后,一口气给妻子写了20多封信的汇编。梁宗岱当年采用信柬形式写文章,或多或少在模仿里尔克。后来他以同样的文体,写成两篇重要的文艺评论。第一篇是致刘海粟信,刘氏把该文加上标题《走进殿堂的画家》,作为1932年出版的《海粟油画》序言。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诗与真》,改题《论画》。第二封信致一位未名友人,刊登在1944年重庆《复旦大学学报》创刊号上,题为《试论直觉与表现》。

梁宗岱1925年到欧洲,潜心专攻法国语言文学,在短短几年间,结交到梵乐希(Paul Valéry, 1872~1945,通译瓦莱里,梵乐希是梁宗岱替他起的中文名字)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两位大师,完成了《陶潜诗选》的法译和梵乐希《水仙辞》的中译,引起中法文坛的注意,正像风帆刚刚驶出港口,在大海上自由畅行,为何在这时刻改变航向,如此倾心这位德语诗人,须知德语于他仍很陌生。

没有任何文献可以提供直接的答案,但并不妨碍我们推本溯源。

里尔克只活了五十一岁,文学创作期不长,可简略分为三个阶

段:少作期(1898~1902),成熟期(1902~1910)和收获期(1911~1926,除去中间的1914~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年”)。

德国文坛认识里尔克相当晚,法国人的触觉似乎更锐利。早在1911年,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就发现了里尔克,亲自翻译了《勃列格底随笔》两片段,发表在他主编的《法兰西新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上,这本杂志在法国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1913年,《德国当代抒情诗选》(*Anthologie des lyriques allemands contemporains*)出版,由诗人维尔哈仑(Emile Verhaeren)作序,收入里尔克10首诗歌和作者简介。接下来十年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坛一片空白。但大战结束不久,1923年《勃列格底随笔》(*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法译本面世,虽然不是全译本,却一举把里尔克推到法国文坛聚光灯下。

这是里尔克的运气,《勃列格底随笔》是散文体作品,译翻失真度较小,加上译者表现出色,把原作的真貌呈现出来,让读者能够鉴赏到他的文学才能。换了诗歌,后果很难预料。里尔克的诗歌继承日耳曼传统,无论题材、形式、意境、象征或手法,和法文诗的差异颇大。诗歌赏析不同散文阅读,除了无法避免的翻译失真外,不同语言的读者不易体会其微妙之处。里尔克后期曾经直接以法文成诗,出过四本专集,但都是小诗,和德文作品比起来,气势和深度判若云泥。如果以诗歌作开路先锋,无论德文或法文,都难掀起波澜。

当然,《勃列格底随笔》本身出色是最大的关键。里尔克以一介默默无闻的穷书生到巴黎闯世界,除了经济拮据外,还要忍受远离故国和亲友的乡愁。但他有幸结识大雕刻家罗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受到大师言传身教的熏陶;参观博物馆,接触世界艺术精华;在图书馆里饥不择食地饱览群书,到法兰西学院听名



到巴黎前的里尔克(约 1902 年)

里尔克以一介默默无闻的穷书生到巴黎闯世界,除了经济拮据外,还要忍受远离故国和亲友的乡愁。

师讲演；在陋室孤灯下思考和写作……这一切像炼丹炉那样，令里尔克潜移默化，写出了这部精深的作品。

他本人否认《勃列格底随笔》是自传式作品，但书中很多细节和他的巴黎生活吻合，连主人公的居住地点也一致，所以法译者干脆在书名前面加上“里尔克在巴黎”几个字。这种以巴黎为背景的著作，很容易引起法国读者的注意和共鸣。

也是在这一年，里尔克完成了他的两部传世之作《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Die Sonette an Orpheus*)，奠定了他的德语桂冠诗人地位，法译本尚未刊行，已在法国文学界引起很大回响，评论家一致认为里尔克是在哥德和荷尔德林之后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1925年1月，里尔克访问巴黎，俨然大明星，受到热烈欢迎。法国大作家群空而出，画家、歌唱家、明星慕名登门，文学杂志评论他的著作，刊登他的作品翻译和法文诗。里尔克在巴黎逗留了八个月，除了应酬和访旧外，还曾求医问药，希望找出多年来纠缠他的怪病的根源，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一年多后才由医生确诊出白血病，但为时已晚，乏术回天，在1926年12月29日去世。

里尔克访问法国时，梁宗岱抵达欧洲才三个月，正在日内瓦念法语。次年秋转到巴黎，里尔克已飘然回到瑞士友人的古堡隐居，梁氏和这场盛会失诸交臂，这毋宁是一种遗憾。

然而，世事错综复杂，只要有缘份，往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宗岱到巴黎后结识了梵乐希，很快成为忘年之交，来往密切，当然不会没有风闻大师和里尔克的交情。梵乐希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份属象征派大师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的入

室弟子,后来为了生计以及深造数学,中断写作近二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接受纪德建议把少作结集出版,在整理旧稿时灵感突然像洪水暴发,一泻千里,原来预算写一篇40行左右的诗,却一口气写出500余行的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一石激起千重浪,热情的赞美铺天盖地而来。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评传》中转述了当时两位评论家的话:

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罗·梵乐希底《年轻的命运女神》。

诗句这么优美欲解剖他底意义固觉得不恭,诗意这般稠密若只安于美底欣赏又觉得不敬,诗义这般玄妙想澈底了解他又觉得冒昧。

此时是1917年,欧战方殷,里尔克身在敌方德国,无法知道这件大事。战争结束后三年,1921年春,他才初次接触到梵乐希的作品。一读之下,大为震慑,他这样对友人描述当时的心情:

我孤独一身,我等待,全心等待。有一天,我读到梵乐希,我知道我的等待结束了。

以他享有的文名,这句话的份量非同小可。说也凑巧,里尔克从1914年起,整整七八年没有写出重要作品,人人以为他江郎才尽,但读过梵乐希诗作后不到一年,忽然在1922年2月,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如有神助般完成了《杜伊诺哀歌》第六至第十篇,增

补了《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 26 首,写成第二部 29 首,两部作品都是他的颠峰之作,被誉为世纪之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梵乐希通过作品把活力、注意力和心灵力量传递给他。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里氏诗作不乏梵乐希的痕迹,但是钻石并不因为打磨才成为钻石。另一种解释可能更贴近真实:里尔克大战前为了写《罗丹论》(*Auguste Rodin*),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近十年,和罗丹过从甚密,在雕刻大师身上找到生活的导师,带领自己找到生活的道路;如今又通过作品,在梵乐希身上找到诗艺的导师,带领自己走进诗歌的神圣殿堂。

他对梵乐希真诚崇拜,完成自己的颠峰作品后,从 1923 年开始动手把梵乐希的著作翻译成德文。他把这件工作看成一种使命,在致友人信中写道:

梵乐希,梵乐希冲着我来了,你明白吗?我别无出路,必须翻译,找上我真的找对门了!

梵氏诗集《幻美》(*Charmes*)和美学论文集《建筑家及灵魂与舞蹈》(*Eupalinos précédé de l'Âme et la Danse*)的德译本分别在 1925 年和 1926 年出版。里尔克翻译过很多法国文学作品,但评论家莫不认为这两部的成就最高。梵乐希对他的举动十分感激,1926 年 9 月亲自到瑞士,在一位朋友的古堡里和他会面,三个月后,里尔克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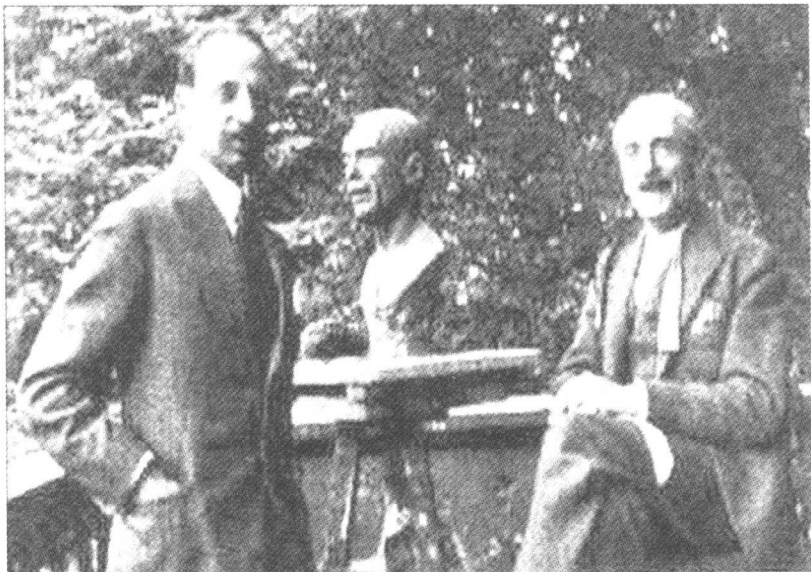
梁宗岱跟里尔克一样,本身是诗人,跟里尔克一样,倾心于梵乐希的诗歌,跟里尔克一样,翻译了梵乐希的《水仙辞》,很难想象他会里尔克无动于衷。何况他到巴黎时,正赶上文坛的第二次

里尔克热潮。

1926年8月,离开里尔克访问法国刚好一年,巴黎埃美尔—保尔出版社(Emile—Paul)的《每月书讯》(*Cahiers du mois*)为他出版了一期专辑,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事情,里尔克的法译本最早由这家出版社印行。但是这本专辑厚达160页,收集了一批法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字,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名家评论,无一例外高唱赞歌,更惹人注目的是专辑的标题:《感谢里尔克》(*Reconnaissance à Rilke*)。

近二十年后,文学史家布里翁(Marcel Brion, 1895~1984)回首当年,曾经感叹道,“没有任何外国作品,没有任何法国作品(《故梦》除外)能够汇集到如此异口同声的赞扬!”他认为正是这本小册子掀起了法国的里尔克热潮,从1926年至1929年,里尔克的作品源源译成法文:《勃列格底随笔》全译本、《致奥尔夫斯十四行诗》、《罗丹论》、《好上帝的故事》(*Histoire du Bon Dieu*)、《军旗手的爱与死之歌》(*La Chanson d'amour et de mort du cornette Christoph Rilke*)、《梦》(*Le Livre des rêves*)、《散文片断》(*Fragments en prose*),还有以法文直接写成的诗集《果园》(*Vergers*)、《玫瑰》(*Les Roses*)、《窗户》(*Fenêtres*)和《小笔记簿》(*Carnet de poche*)……

梁宗岱适逢其会,合理地推测,他像很多法国知识分子那样,阅读过里尔克的作品,并且为之倾倒。他在1930年夏天离开法国,到海德堡研习德语,到底这是原定游学计划的一部分,或是受到里尔克的影响,旁人无从知晓。虽然后来他在文艺评论中,对德国诗歌的兴趣明显集中在哥德身上,但当他在1931年致函徐志摩时,里尔克正像一团烈火在他的心中燃烧。不仅文章一再提及,而且已经完成里尔克《罗丹论》的中译。



里尔克与梵乐希(1929 年)

梵乐希是里尔克和梁宗岱结书缘的中间人。1929 年 9 月,为了感谢里尔克翻译他的作品,梵乐希到瑞士和他会面,地点在一位朋友的古堡里。在这张照片中,里尔克精神奕奕,其实他的白血病已进入晚期,三个月后便辞世。

这部译作初刊《华胥社文艺论集》，题名《罗丹》，作者名字译为“李尔克”，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华胥社是当年一批志同道合的留欧文艺青年成立的团体，除梁宗岱外，还有傅雷、朱光潜、刘海粟等人。有关该社的资料极少，梁宗岱应该是主将之一，因为到了四十年代初，他仍高举华胥社的大旗，在广西桂林出版系列译著时，继续以华胥社名义印行。

1941年，重庆正中书局为《罗丹》出版单行本。1962年，梁宗岱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重新修订全书，改写题记，但要等到他去世后，才由四川美术出版社于1984年印行，书名改为《罗丹论》。

在里尔克的文学生涯中，《罗丹论》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一般文学史家认为，他在此之前发表的作品属于少作，之后才进入成熟期。

里尔克在1902年结识罗丹，他当时不过是个小诗人，正在摸索生活和创作的道路，而罗丹已是名满天下的雕刻大师，他们有千条万条理由不会走在一起。但命运另有主张，把里尔克引向罗丹的道路，竟然启端于意大利。1898年圣诞节，里尔克正在佛罗伦萨浪游，结识了一位年青的德国画家。回国后接到邀请，到不来梅郊外的小村庄沃尔普斯弗德（Worpswede）见面。他发现那里聚居着一群青年艺术家，像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巴比松派的画家那样，逃避学院派，逃避城市，重返大自然生活，寻找新的艺术灵感。里尔克喜欢那儿的环境和气氛，第二次往访便决定居住下来。

他与艺术家日夕为伍，观看他们的工作，欣赏他们的作品，无拘无束地讨论艺术和人生。1900年，村子里来了一位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芙（Clara Westhoff），刚从巴黎学艺归来。一年后，里尔克和她结为连理。

里尔克以写作为业,靠微薄的稿费糊口,婚后一年添了一个女儿,阮囊羞涩,已到了无以为家的地步。他四出向朋友求援,人人都爱莫能助,他只拿到两本书的写作合约,一本介绍沃尔普斯弗德的年青艺术家,另一本评论罗丹的作品。

出版商约请里尔克写罗丹,可能因为他的妻子克拉拉从事雕刻工作,像当时很多在巴黎学艺的学生那样,她在巴黎作坊中与大名鼎鼎的罗丹有数面之缘。里尔克从来没有捏过一块黏土,也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历史和理论的训练,要他评述红透半边天的罗丹,多少有点强人之难。但里尔克接下这个挑战,因为他的诗人眼睛令他对罗丹的作品另具角度。在他留下数量很少的日记中,1900年11月17日那一天,却有长长的一页关于罗丹的评价,他认为罗丹的雕塑与众不同,如同堡垒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为了全面了解罗丹的作品,1902年8月,他独自来到巴黎。原来的计划至多停留一两个月,看完写完便打道回府。但是命运另有主张,他被罗丹的人格及作品所征服,又爱上表面忧郁而内里充满生命力的巴黎,虽然不时到外地居住,但牵肠挂肚,很快便回来,直到1913年欧战迫近眉睫,才被迫离开。

罗丹被视为自米盖朗基罗以来西方最伟大的雕刻家,有关他的书籍如恒河沙数,这本《罗丹论》别具个性。里尔克不仅详尽地看过罗丹的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而且有机会亲近大师,实地观察他的工作,深入交谈,所以剖析罗丹作品时能人所不能,深刻地揭示作品和作者的有机关系,披露作品包含的深沉精神力量。梁宗岱在1943年为正中书局单行本写的译者题记中说过:

里尔克对于罗丹,对于他底为人和作品,其了解之深刻和